

黑儒传

陈青云精典系列

【台湾】

陈青云 著



目 录

第 一 章	残阳古道	(3)
第 二 章	洞中奇人	(42)
第 三 章	暗夜杀机	(72)
第 四 章	真假黑儒	(104)
第 五 章	晓色春光	(143)
第 六 章	洞庭嘉宾	(178)
第 七 章	山月鬼潭	(212)
第 八 章	重重血劫	(246)
第 九 章	敌影仇踪	(257)
第 十 章	重见天日	(287)
第 十 一 章	冤家路窄	(310)
第 十 二 章	解怨释嫌	(339)
第 十 三 章	急智解厄	(376)
第 十 四 章	武林豪赌	(414)
第 十 五 章	芳讯惊心	(457)
第 十 六 章	恩仇交错	(503)

第十七章	威灵秘宫.....	(565)
第十八章	奇峰迭现.....	(605)
第十九章	虚幻老人.....	(627)
第二十章	辣手摧花.....	(665)
第二十一章	血泪枯骨.....	(718)
第二十二章	情天梦觉.....	(749)
第二十三章	迷雾顿开.....	(777)
第二十四章	神功解禁.....	(790)
第二十五章	情深路遥.....	(823)
第二十六章	武林之后.....	(863)
第二十七章	犁庭扫穴.....	(906)
第二十八章	巧会枭雄.....	(948)
第二十九章	虎狼之争.....	(970)
第三十章	花好月圆.....	(1012)

楔子

无星，无月，伸手不见五指。

天与地浑然一体，一切的一切，全淹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只有在电瓦闪耀的刹那，给大地带来瞬间的光明，雷声轰隆隆，似要把大地撕裂。

就在金蛇划空的当口，照见了荒丘蔓草，断碣残碑，也照出了一幕恐怖的景象！

残肢断体，散布了十丈方圆，数十条人影，僧、道、尼、俗俱全，在翻拣着那些狼藉的尸体。其中有七八人围着一具血肉模糊的黑衣人尸体，喋喋不休……“钟灵毓秀的邛山，竟变成了屠场，真是……”

“此獠一除，天下太平了！”

“无量寿佛，所付的代价太高了，二十年之内，各门派难望恢复元气。……”

“但总算不负此行！”

“想不到此獠的功力，竟然高到这等可怕的境地！”

……

一阵震耳欲聋的霹雳过处，豆大的雨滴疾洒而下，金蛇乱窜，耀眼难睁，顷刻间，暴雨倾盆如天河倒泻人影纷纷分离。

电光闪耀中，那具血肉模糊的黑衣尸体，开始蠕动，最终，摇不稳地站了起来，他居然复活了，停了片刻，他艰难地

挪动脚步，扑下去，又起来，消失在碑喝之中。

风狂！

雨暴！

似乎上天有意要冲刷净这血腥的场面。

于是……

第一章

残阳古道

秋风萧瑟，寒气侵人！

一抹残阳，斜照在黄尘满目的官道上，显得那么无力、凄凉。枯黄的草原连接着远林，远林连接着天边。在草原与远林之间，隐约露出一个庄堡的轮廓。

两骑扬着滚滚黄尘，从官道的另一端，飞驰而来。

一声吆喝，夹着哐哐的马嘶，马儿刹住了，这时可以看清马上是两名武师模样的人，年纪约在四十之间。

其中一个紫棠脸的朝道旁草丛一指，道“老方，你看那是什么东西？”

另一个白净面皮的应道：“管它是什么，赶路吧！”

“瞧瞧看！”

“老王，你总是爱管闲事……”

姓方的口里说着，人已下了马背，把缰绳交在那姓王的手里，纵身弹了过去，低头一看，立即折回。

姓王的道：“怎样？”

姓王的朝地上吐了一泡口水，道：“晦气，是具尸体！”

“死人？”

“难道不会是活的……”

“什么样的人？”

“一个十多岁的小子，裹在草席里。”

“八成是被人抛弃的……”

“也许是路倒。”

姓王的下了马，道：“我来看看！”

姓方的接过马缰道：“省了吧！”

姓王的走了过去，只见一张破草席，裹着一个人，仅露出头脚，当下皱了皱眉头，用脚踢开草席，“呀！”他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一声，这尸体遍身血污，一看便知是生前遭了毒打，绽开的肉还渗着血水，想来被抛的时间还不长。

死者年约十六七，一付俊相，只是十分憔悴。

“嗯……”死者手脚抽动了数下，张开失神的眼，随即闭上。

姓王的回头大声道：“老方，还没断气！”

姓方的牵着马走了过来，道：“还没死？”

“还有气，刚才还哼出声来！”

“我看也差不多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慢着！”

“怎样！”

“做好事到别处去”

“什么意思？”

“老王，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啊！这……”

姓王的面上变了色。

“这小子十有八九是‘望月堡’抛出来的，你惹不起吧？”

姓王的抬头遥遥一望那草原尽处的庄堡，变颜失色地道：“我们走！”

两人如逢鬼魅似的，匆匆上马奔去。

夕阳的颜色，变成了血红，西风更紧了。

草席里的少年，费力地撑开眼皮，似乎他还不愿死，对这世界还有几分留恋，干裂的口唇，连连翕动，终于吐出了细如蚊蚋的声音：“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但，此刻，谁听到他绝望的呼喊？死神已紧紧抓住了他，他只剩下微微一息，夕阳落下了，还有余晕，而他，死得像草丛中的一条虫。

“水……水……”

微弱的声音，连他自己也听不到，眼皮重新合上。

夕阳吐出了最后一丝光晕，剩下了天边一抹残红，草乱起了蜩气。远远，传来了凄厉的狼嚎。

野狼，将是他唯一的收尸者。

他又一次呼喊出对命运的抗争：“我……不要死啊！”

然而，他觉得身上开始发寒，头脑逐渐昏乱，意志也呈涣散，他知道，时间快到了，人生最终的一刻已将来临，小小年纪，便走到了生命尽头。

除了心脏，躯体倒没什么痛苦，虽是寸骨寸伤，但全麻木了。

明天日出，此地会剩下几根骨头，也许连骨头也不剩，饿狼把他彻底地安葬。

迷朦中，他感觉有东西移近，他用力把僵化了的眼皮睁开了细细的一条缝，他看到两星绿色的灯火，接着，又半加了一对。

“狼”

即将完全丧失的意识，尚能辨出收尸者业已有身边亭候，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生的本能，产生了力量，他清醒了许多，然而这只有使他更痛苦，面对死亡的痛苦。

一声夺人心魄的闷嚎，一个庞然巨物，摸上身来。

“完了，一切就此结束了！”

他紧紧合上眼。

两声惨嚎，似要撕裂夜空，接着是重物附他的地声音。

耳畔，响起一个苍劲的声音：“唉！可怜，是谁作的孽？”

“是人声，我没死！”这意念又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他再次睁开了眼，但看不清楚，视觉中只是一个黑影。

苍劲的声音再起：“小子，你还能说话么？”

他努力振动嘴唇，但发不出声音。

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叫：“救救我，救救我，不要离我而去，我要活下去……”

他感觉有一双温热的手，在他身上抚摸点按，指触之处，舒泰无比，逐渐僵冷的身躯又慢慢恢复了温暖，元气也渐告复生。

他闭紧眼睛，任由对方施为。

约莫一盏茶工夫，对方住了手。

“小子，试着说话？”

他睁开眼，在微弱的天光下，隐约看出对方是个花甲左

右的老者，须发不分，变成了一个毛茸茸的怪头，最显目的是，那双精光灼灼的眸子。

“老丈，您……救了我的命……”

“救得了救不了目前还不知道。”

“是……但小的总算没有……被野狼吞食！”

“一步之差，你小子便没命了，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丁浩！”

“那里人？”

“这……小的说不上来，小的……寄人篱下……”

“你吐语不俗，念过书？”

“是的！”

“怎会变成这等模样？”

“唉，老丈……一言难尽，小的生来就不曾被当作人看待……”

“你……是附近人还是……”

“是‘望月堡’的小厮。”

老者怵声道：“你是‘阎王堡’中人？”

“是的！”

“也许不该教你……”

“老丈是怕……”

丁浩幽幽地道：“是的，老丈说得对，否则就不曾被人暗中称作‘阎王堡’了！”

“你自是阎王座下的小鬼……”

“老丈，小的还没资格当小鬼，只是众小鬼之下的可怜鬼罢了！”

“哈哈，有意思！”

“请问老丈的称呼？”

“这不必告诉你了！”

丁浩轻轻叹了口气，以手撑地，居然能坐了起来，但由于知觉回复，身上的伤，又开始割肤刺骨的剧痛，但他咬牙忍住了，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面色变成了青紫，憔悴不堪的面容，因痛楚而抽扭得变了形。

“小子，很痛吧？”

“是的！”

“你很能熬！”

丁浩凄苦地道：“小的自幼熬惯了！”

“现在老夫给你贴止痛药，你自己上路吧！”

“老丈可肯带小的……”

“老夫对‘阎王堡’的人，恨如切骨，你不必多讲了！”

丁浩咬牙闭上了口，他没有再求，他自幼养成了死不计较的倔强个性，可以说他是在狼群中长大的，没有被折磨死，是命大。

老人自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递与丁浩，道：“内服一半，其余的撒在伤口！”

丁浩双手接过道：“小的再次请问老丈名号？”

老人一瞪眼道：“你小子有点缠人……”

“小的不能不记住救命恩人！”

“你要报恩？”

“那是理所当然，焉在受恩不报之理……”

“哈哈哈哈哈，是句人话，不过老夫不衡罕。”

说完，弹身而逝，没多说半句话。

丁浩只有付之一声苦笑，随即拔开瓶塞，往手心一倒，是一种白色药末，嗅了嗅，什么味也没有，当下遵老人之嘱，倒了一半在口里，其余的，慢慢撒在伤处，但他是遍体鳞伤，几乎没有一寸好肉，只敷了前身手眼所及之处，便告罄了。

但这药末十分神效，只片刻工夫，痛楚已消失了十之八九。

老人救了自己，却不留名而离去，这的确是件憾事。

远处，又传来了狼嚎之声，丁浩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想起刚才险遭狼吻的一幕，若非那位老人相救，此刻早已骨肉无存，如果再有狼来，怎会再跑出一个老人，还有如被“望月堡”中人发现自己没死，便准活不了。

“走！远远地离开！”

他立即下了决心，用力争起身躯，但才起得一半，又跌坐了下来，不由怆然一声长叹：“难道自己真的命数已尽？”

他想起他娘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孩子，这是命啊！”难道世间真的有所谓“命运”主宰着人的一切吗？

他不相信，但摆在眼前的事实，两母子的确是命途乖蹇，似乎世间所有的不境，都全加在两母子的身上。

想起娘，他的心被撕裂了，在滴血！

他不能忘记娘吊颈而死的惨状，在别人眼中，她死得像一条狗。

“那小娘们死了，真可惜！”这是别人仅有的一句对死者的另词。

他记得母子俩投奔“望月堡”时，自己才五岁，起初是被

当作上宾的，到后来落到了下人的地位，十二年来，他不知娘到底流了多少泪水。

为什么会寄居“望月堡”？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他不甚了了，甚至连身世也不知道，他怕娘伤心，他问过几次之后不敢再问。

十天前的一幕，又现心头——

记得那天晚上，干完活，到娘的房中，只见娘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坐在床沿，两眼红肿得像胡桃，他直觉地感到情形有些不对。

“娘，什么事啊？”

“孩子，不要问！”没有一滴泪，像是已流尽了，保是干咽。

“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孩子，这是命，命运啊！”

“娘……”

“孩子，你长大了，可以自立了，你早早离开这地方……”

“娘，孩儿若不为了您，早离开了。”

“唉！孩子，你投错了股……”

“娘怎说这句话？”

“让娘多看看你！”

“娘！”

“孩子，娘对不起你爹，也对不起你……”

“到底爹是谁？”

“别问了，你将来去找一个叫‘竹林客’的人，便什么都明白了。”

“可是娘……”

“你最好是永远不知道，否则你活不了，当年来这里时，我有个很大的指望，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命定是如此。”

“娘……”

“你去睡，千万牢记，离开这里，去找‘竹林客’……”

第二天早晨，娘已高悬在梁上，世上唯一的亲人，就这么去了。

……昨天，为了顶撞了总管几句，就被毒打至死，用草席卷了抛在荒野喂狼。

“我不能死！”

他再次提出对命运的反抗，忍住痛楚，咬紧牙关，双手撑地，这一次，挣起身来了颠簸着艰难地挪动脚步，缓慢地向官道捱。

幸运地，找到了一根被人丢弃在道旁的棍子，支撑着向前蠕动。

管道的影子，在星光下像一条僵直了的怪虫。

四周，是无边的星语。

他喃喃自语着：“娘，孩儿听您的话离开了，但有一天要回来的，一定要回来！”

到了天亮，不过捱出了三四十里地，人已精疲力竭，一看自己浑身血迹，一套衫裤，零披碎褂，已不成其为衣服，如被人见了，岂非惊世骇俗？

心念之间，目光焦灼地四下游扫，发现不远的林中，露

出一段灰色墙垣，心想，那不是世家便是庙宇，且去求人给个方便。

当下鼓起残力，朝那片藏林蹒跚地行去。

好不容易到了地点，只见一间破落的大庙，呈现眼前，不由精神一振，出家人慈悲为怀，总比求一般人好些。

到了庙前，却不见有人影，那斑剥的泥金匾额，写的是“药王庙”，有无香火，便不得而知了。

他坐在台阶上喘息了一阵，养了点气力，才又起身入庙。

身上的伤势，因得那位无名老人的灵药内服外用，已不怎样疼痛，只是人极度的乏力，孱弱得象初学行路的幼儿。

他没练过武，只是个普通少年，体质自不能与练过武的同日而语，但由于寄身“望与堡”，对江湖门道，倒是知道得不少。

看寺里的情况，不似没有人性的荒庙，香火冷落，倒是意料中事。穿越过殿，是一个久未整修的院落，迎面，便是正殿了。

一眼望去，正殿中香火焚然，这说明是有人了，心头又是一喜。

“什么人？”

侧厢传出了喝问之声。

丁浩振起精神应道：“小的是落难人！”

“要饭你找错了门！”

“小的不是乞儿！”

一条人影，出现侧厢的阶沿，是一个五十上下的黑衣老

者，绕肋胡、独眼，不像道士；更不像是和尚，看上去有些凶神恶煞，丁浩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但他别无选择。

那老者远远打量了丁浩几眼，一挥手道：“滚！”

丁浩哭丧着脸道：“您老行个方便！”

“你想要什么？”

“小的想求个暂时歇脚之处，也……也想求点饭食充饥！”

“好哇！你说不是乞儿，分明是化子样，噢……”

那老者一下子欺到了丁浩身前，厉声道：“小子，你一身是血，多份不是好来路？”

丁浩苦苦一笑道：“小的受了盗劫……”

“胡说，过盗不被杀，却被毒打……”

“是实话。”

独眼老者身形一晃，丁浩连意念都不曾转，右腕被扣住，只觉浑身一麻，口里“哎哟”一声，蹲了下去。

独眼老者立即松手，道：“你没练过武功？”

“小的没有！”

“你可以走了……”

“您老行个方便？”

“找死么？”

丁浩心头一沉，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独眼老者再次大声喝道：“还不快滚？”

丁浩长长叹了一口气，回头便走，他不是乞食的人，拉不下脸来哀求，虽然饥乏难当，也只好咬牙忍住。

就在此刻，殿中传出了一个苍劲的声音：“是什么人？”

独眼老者大声应道：“不相干，是一个乞食的小子。”

“你放他走？”

“他不会武功。”

“你断定真是不相干的人？”

“这……”

“叫进来我瞧瞧！”

独眼老者一转身，道：“喂，小子回来！”

这工夫，丁浩只走出了十来步，闻言回过身来。

独眼老者一转身，道：“跟老夫到殿里去！”

丁浩此刻是什么都无所谓，挪步便朝大殿走去，进入殿门，一看，不由打了一个哆嗦，神龛的右侧方，赫然摆着一具红色棺材，棺材前面还点着一盏长命灯。殿中空落落的，除了这具棺木什么也没有。

独眼老者站在一侧，默不作声。

这场面，使丁浩心里阵阵发毛。

突地，方才那苍劲但有些刺耳的声音，不知其所自来：“臂了他！”

丁浩陡吃一惊，竟会还不曾转过来，独眼老者的手掌，业已当胸壁到，登时亡魂尽冒，但他丝毫不谙武功，自然说不上闪让或格架……

就当他失魂落魄之际，突有一股和风，自侧方飘来，把他的身形推出三尺，极巧地避过了这一击。

独眼老者一击便告收手。

丁浩惶然四顾，暗忖，是谁救了自己？但任何人影也没有，这可就透着奇怪了。